

难忘的历史回顾 珍贵的内幕秘闻

#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双月刊 (总第 73 期)

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周谷城与毛泽东

侨领陈嘉庚与中共的友谊

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中国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

“间岛”探秘

洞庭水乡“烟花街”



# 省政协委员 视察

湖南人造板厂

湘潭钢铁公司

株洲电业局

## 企业文化建设



▲▼ 龙禹贤副主席（上图左四）和邓有志副主席（下图）在听取省人造板厂厂长、党委书记刘柏青的汇报。



1996年11月25日至29日，在省政协副主席龙禹贤、

邓有志带领下，省政协文史委组织部分省政协委员就企业文化建设专题视察了人造板厂、湘钢和株电。这三家企业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不放松，锤炼企业精神，重视提高职工科技文化素质，丰富职工文化生活，树立领导干部勤政廉政公仆形象，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政治保证等经验得到委员们的充分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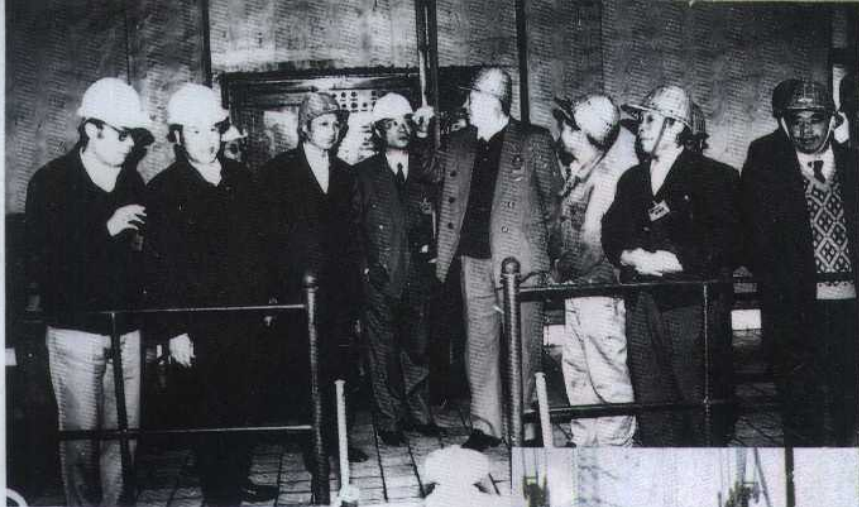
人造板厂领导重视做好后进职工的思想转化工作。



▲ 省人造板厂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按照林业部提出的时间提前一年建成3万 $m^3$ 中密度纤维薄板生产线。图为省政协委员到车间了解生产情况。



省政协文史委向省人造板厂赠送精品图书385册，价值5千余元。



◀ “讲奉献，顾大局，爱焦化，创一流”的焦化精神受到湘钢全公司职工的赞扬，焦化厂被评为冶金部焦化管理样板厂。图为省政协委员视察焦化厂。

▶ 株洲电业局将企业文化建设贯穿在安全文明生产各个环节，推动生产发展。图为省政协委员视察云田变电站。



◀ 蔡锡逝世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1996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在邵阳召开。

▶ 全国侗族文史编委会议于 1996 年 11 月 16 日 - 17 日在怀化市召开。





## 取缔会道门始末

.....张大强 李枝铭 (47)

## 海外华人

### 侨领陈嘉庚与中共的友谊

.....毓 静 (49)

## 著名教育家

### 中国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

.....邹其霖 (52)

### 记爱国教育家王季范

.....彭湘喜 (56)

## 史海钩沉

### 民初湘军 (一)

.....洪国忠 青 松 (58)

### “间岛”探秘

.....马志亮 (73)

### 女士大闹参议院

.....唐存正 (76)

## 社会生活

### 台湾的婚丧习俗

.....左岸勒 (77)

### 洞庭水乡“烟花街”

.....郭志兰 (79)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 目录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贤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以姓名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检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鲁庆昌



## 周谷城与毛泽东

著名学者周谷城与伟大领袖毛泽东有几十年的交情。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真挚的、纯朴的。毛泽东与周谷城的晤面和聚谈，往往是在幽默、诙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们谈笑风生，无所不谈，谈无不尽。他们之间不仅有许多有趣的故事，而且从中还可获取许多有益的启迪。

## 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过不少怪事丑闻，尤其突出的是1948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那次大会，比起民国初年袁世凯所举行的国会，更乌烟瘴气、噱头百出。“圈选代表”为拉选票，不择手段，搬来了妓女、交际花；“民选代表”为争席位，不顾一切，抬出了棺材、绝食队……

## “间岛”探秘

与朝鲜接壤的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间岛”，面积相当于一个台湾。清朝末年，日本企图侵占“间岛”，因而引发了一场“国际官司”。为了捍卫祖国领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宋教仁，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亲赴间岛探秘。

## 烽火千里亲历记

在灾难深重的抗战时期，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从衡阳保卫战到湘桂黔三省大撤退，不少爱国志士出生入死、血染疆场，不少无辜百姓颠沛流离、死生倒悬。本文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烽火千里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一个个悲愤壮烈的故事。

HUNANWENSHI

# 湖南文史

双月刊

1997年第1期

(总第73期)

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办：湖南省政协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

发行：《湖南文史》发行部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135号

邮编：410011

电话：4405519 4405622

4405653

印刷：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4—8170

定价：4.50元

## 人物春秋

周谷城与毛泽东

.....周学舜 (4)

梁启超蔡锷师生情

.....杨辉周 (11)

谢觉哉与贺耀组的交谊

.....长 望 (19)

乐坛名将黄友葵

.....叶 舟 刘晓明 (23)

## 政坛内幕

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

.....李 英 (26)

叶挺勇斗蒋介石

.....张容生 (33)

## 往事回眸

烽火千里亲历记

.....彭志坚 (34)

在援越抗美的日子里

.....龙海波 (40)

抗美援朝的回忆

.....李之安 (42)

发生在兵站的故事

.....罗均卿 (45)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字C—0057号



# 目录

## 取缔会道门始末

.....张大强 李枝铭 (47)

## 海外华人

### 侨领陈嘉庚与中共的友谊

.....毓 静 (49)

## 著名教育家

### 中国杰出的教育家陶行知

.....邹其霖 (52)

### 记爱国教育家王季范

.....彭湘喜 (56)

## 史海钩沉

### 民初湘军 (一)

.....洪国忠 青 松 (58)

### “间岛”探秘

.....马志亮 (73)

### 女士大闹参议院

.....唐存正 (76)

## 社会生活

### 台湾的婚丧习俗

.....左岸勒 (77)

### 洞庭水乡“烟花街”

.....郭志兰 (79)

《湖南文史》编委会

顾问:龙禹贤 杨汇泉

陈彰嘉

主任:田伏隆

副主任:陈满之 龚固忠

龚汝仁 郑怡庭

委员(以姓名笔划为序):

刘柏青 向哲慎 李 静

李振川 肖华锋 吴志宪

邹启炎 宋春祥 陈本洪

陈励青 武俊瑶 柳修检

曹曾祝 廖长发

社 长:田伏隆(兼)

总 编:易亮如(代)

副社长:李武扬(代)

副 总 编:彭德才

美术编辑:肖琼琼

责任校对:鲁庆昌



# 周谷城与

# 毛泽东

● 周学舜

著名学者周谷城与伟大领袖毛泽东有几十年的交情。现如实记述，以飨读者。

## 一、突然造访

1917年，周谷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大前身）外文部，专攻英文，兼学德语。1921年春天，周谷城毅然提前告别北京高师，来到长沙著名学府——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师范部英文兼伦理教员。毛泽东于1919年毕业于一师后，即任一师附小主事，1921年还兼任师范部八十八班的国文教员。这样，周谷城与毛泽东开始了同事关系。

当时的一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1920年的教改（旧的教职员全部撤换），已是一所在国内享有盛名的进步学校了。新任校长易培基是个具有一定民主倾向的官员，教务主任匡日休（后改名互生），刚从北京高师毕业，是“五四”运动中第一个破窗而入、火烧曹汝霖住宅、痛打章

宗祥的著名闯将。为人谦逊勤劳，勇于任事。因易是省长公署秘书长兼一师校长，常不在校，学校一切校务与教务，皆匡一人代行。

一师不仅拥有如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且拥有如李达等一群具有一流学术水平的师资队伍。校中充满民主、自由、百家争鸣的学风校风。学生自治会可选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对学校有关教职员的进退、经费开支、乃至处分学生等，自治会的代表均可提出意见，参加讨论。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可自由组织学会，如中国文学研究会等，举行讲演会、讨论会、辩论会。辩论会往往就有争论性的问题，展开辩论，如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论战等。教学方法上，也废除了纯粹的注入式，采用教师提问，学生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或进行启发，引起争辩。没有学问或思想陈腐的教师，则往往在与学生争辩中垮台；有的在辩论中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有的一小时课未讲完便走了。但有真才

实学、思想进步的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则十分融洽：饭后课后，常见师生漫步校园，三五成群，谈笑风生。

1921年秋，毛泽东从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回到一师。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夕阳的光芒反射着一师的上空，使这所美丽的学校显得格外幽静。这时，周谷城刚吃过晚饭，毛泽东突然前来造访。毛泽东一走进他的房间，就被书架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图书报刊所吸引：有线装的古籍，有精装的洋文，有期刊，也有报纸。特别引人入胜的还是那两套三卷本的《资本论》原著。毛泽东一面用手抚摩着《资本论》，一面半庄半谐地对周谷城说：

“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周谷城说：“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从那次交谈以后，强烈的爱国心和坚决改造旧中国的愿望，把这两位热血青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的交谈更加投机了，彼此的往来更加密切了。课余时间，他们互相造访，书房卧室，促膝谈心，或漫步于校园，或并肩于田野；从学术到农民问题、从学校到天下大事，天上地下，东南西北，无所不谈，谈无不尽。在这些交谈中，周谷城深受教益和启发。毛泽东并送些书如“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者）给周谷城看。这样，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周谷城不仅进一步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逐步确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信念。

8月，毛泽东为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团结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列主义，特利用船山学社社址（长沙中山东路）和经费（每月400元津贴）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自任教务长，函请李达自上海来长沙担任校长，聘周谷城为自修大学讲师。自修大学办得十分出色，吸引了大批革命者和社会进步青年，成为湖南革命者的摇篮，事实上的中共湘区党校。1923年11月被湖南反动头目赵恒惕封闭。

1925年2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韶山，一面养病（胃出血），一面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在韶山地区二十多个乡建立了秘密农会和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

一天，毛泽东在晨曦的陪同下，从韶山回到长沙。在一师大礼堂，向工人、农民作参加革命的动员报告。周谷城有幸聆听毛泽东的这次讲演。周谷城在回忆中写道：毛主席在讲台上运用手势，并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毛泽东的这次讲演，深刻地印在周谷城的脑子里，对周谷城积极投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以及运用阶级分析法观察一切问题，均不无影响。

## 二、农民运动

1926年5月3日，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周谷城听说广东革命形势大好，便在这时随徐鸣鸿等一道来广州观光。周谷城住在广州粤秀路粤秀酒家。毛泽东听说老朋友到了广州，非常高兴，曾两次前往粤秀酒家看望周谷城，两人相见甚欢，畅叙分别后的各自见闻与观感。最后，毛泽东希望周谷城留下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师，和他一道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说：

“周先生在这里教书好啦，反正书也是要人教的。”毛泽东看到周谷城因顾及长沙一师教员身份而感到为难时，便鼓励他说：“只要在这里教书，一师的问题不大。”意思是说他可以在一师方面做些工作。

周谷城在广州住了一个星期，除与毛泽东两次畅谈外，还会见了一些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的朋友和学生，亲见广州的工农大众都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军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深深鼓舞了他。

周谷城在广州时听说他的学生有好几个在衡阳新编的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工作，他很想去衡阳看看，所以当他从广州返湘，途经衡阳时，便在衡阳住了几天，见到了几位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学生，使他知道了许多有关北伐，令人兴奋的情况，这更加鼓舞他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为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久，湖南省农民协会在长沙中山东路船山学社成立，易礼容任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柳直荀任秘书长。周谷城参加省农协会，任顾问。为培养农运骨干，省农协会举办了省农运讲习所，周谷城任讲习所讲师。后来，湖南第一次全省工、农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柳直荀邀毛泽东自上海来长沙指导大会工作。周谷城又一次与毛泽东晤谈。

周谷城于1927年春到了武汉，在军委总政治部做整理农运材料的工作。一天，毛泽东来到周谷城住所。当时，周谷城住在武昌黄鹤楼下一间破旧的小旅馆，名叫“一枝栖”，每日房租仅一角钱。毛泽东一进门，即问周谷城说：“你为什么住一个这样的旅馆？”周谷城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随即说：“战地农民运动委员会你不

愿意去，可否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周谷城很乐意地回答说：

“很好！”毛泽东接着说：“明天全国农民协会要开执行委员会，你可到那里去一趟。”次日上午9时，周谷城按毛泽东指定的地点到了全国农民协会会议厅。坐在一旁。等到执行委员会开完了会，毛泽东对周谷城说：“周先生明天到全国农民协会工作。”从此，周谷城参加了全国农民协会，即在全国农民协会当一名秘书干事，负责起草各种文件，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周谷城把《农村社会之新观察》一文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工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周谷城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于当年4月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连续刊载了。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强烈，赞赏的不少，攻击的也多。

周谷城在全国农协做秘书干事时，同事中有湖南人夏明翰和他谈得来。夏明翰时任全国农协秘书长兼全国农运讲习所秘书和教师。除夏明翰外，周谷城还常见到另一个姓夏的，即夏曦。他是湖南益阳人，是周谷城的小同乡。

风云突变，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内形势十分险恶，毛泽东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周谷城这时正卧病武昌，在一位老朋友的帮助下，借一叶小舟，顺江而下，亡命上海。就这样，周谷城与毛泽东在武汉被迫暂时分手了。直到18年后抗战胜利，他们在重庆才又见面。

## 三、含泪握手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这时，周谷城也在重庆，他在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当时国民党的报纸对这次国共谈判不露一点音信，唯有《大公报》有一个直排的通栏标题：“毛泽东先生来了！”周谷城看到这个消息，真是欣喜若狂，并在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张西曼的帮助下，准备去参加该会会长孙科为毛泽东来重庆而举行的茶话会。

那天，周谷城提前在会场入口处不远的地方，焦急地等候着好友的到来。过了一会儿，果然看到毛泽东精神抖擞，气宇轩昂地走过来了。只见他身着蓝布制服，头戴白色邮帽，手执卫生小棍。周谷城跑步向前，用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首先响亮地说：“你是周谷城先生吗？”周谷城说：“是的！”这时，毛泽东也十分激动，眼里含着泪水，伸着手指说：“18

年了！”意思是说他们1927年从武汉分手，到这次重庆会面，已有18年之久了。周谷城也被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声音颤抖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既严肃而又幽默地回答说：

“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讲了这几句话之后，毛泽东快步向会场走去。二天后，徐冰又约周谷城到张治中住宅同毛泽东晤面，同去的还有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及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等十儿人。

周谷城在重庆，两见毛泽东、亲聆教言，深受鼓舞和教益，对他以后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民主斗争有重大影响。

## 四、主席致函

解放前夕，周谷城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和复旦进步师生一道，积极投身于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签和平条约，和谈破裂。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23日解放南京。26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周谷城也在这一天被强行逮捕。5月27日上海解放。

5月28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宣布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不久，陈毅以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名义，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任委员、周谷城为常务委员兼教务长。

周谷城梦寐以求的，而又长期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事业终于实现了，他自然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从而挥毫向毛泽东写信致意。毛泽东接到周谷城的信后，在“致周谷城”的复信说：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这次书信往来，可算是解放以后周谷城与毛泽东第一次直接的交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谷城被邀参加，安排在郭沫若为领导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这一组。

不久，周谷城即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命令，任命周谷城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

从此以后，周谷城连续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第一、二届政协常委及三、四届政协副主席，又被选为第一、二、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三、四、五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六、七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谷城又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还曾选为中国史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三届主席团成员，第一任执行主席，又担任上海史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问，以及亚太地区历史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 五、常进中南海

解放以后，周谷城来去北京开会的时间多了，常被毛泽东召至中南海，周谷城与毛泽东聊天的机会也就多了，毛泽东还常留周谷城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吃便饭，吃的是湖南家乡菜：辣椒、豆角、茄子等。除周谷城和毛泽东外，有时还有江青参加。周谷城说：“那时的江青，是作为毛泽东身边的生活秘书、护理毛泽东生活的身份而出现的。那时江青比较老实，很少说话。”周谷城又说：“有一次，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周谷城教授，我的老朋友；周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多读他的文章。’江青也装着很谦虚地说：‘我还是小学生，对周先生的文章，只怕读不懂啊！’”

周谷城又说：“有一次，在露天游泳池旁吃饭，江青站在桌旁，只说了一声‘请！’几乎没有说第二句话。吃完饭以后，江青便削苹果，苹果削好后，也只说了一声‘请！’便走了。”在周谷城眼里，江青好象只是削苹果的，所以在十年浩劫期间，江青耀武扬威，周谷城内心十分鄙视。

周谷城又谈到与毛泽东扯谈的事说：“毛泽东是一个很健谈又爱扯谈的人。他日理万机，希望有人同他扯谈，调剂生活。由于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人们对他难免有敬畏之感，不免拘谨；加以解放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历次运动，习惯于作自我批评或思想汇报，不敢放言高论；我因过去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同过事，又关系密切，感情深厚，同时我们两人都喜欢中外古今的文、史、哲，兴趣相投，可以上下古今，天南海北地

谈。所以，他很欢迎同我扯谈。当然也谈政治，国家大事。比如谈过总路线，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采纳了，并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句，便作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来了”。周谷城常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是很能采纳别人的意见的。”

## 六、“甘居中游”

有一次，毛泽东到了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周谷城、陈望道被召去作陪。晚上，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安排了文娱节目，内容是关于李自成的一段历史。便宴之后，陈毅陪毛泽东走在前面，接着的是周谷城、陈望道和其他一些人。进入小礼堂，见舞台前放置两张大沙发，是专供毛泽东、陈毅坐的，毛泽东却不去坐，而同周谷城等一道同坐在中间一排小椅子上，他并幽默地笑着说：

“我们甘居中游。”

周谷城随便补充一句说：

“这里中游好，能看得清楚些。”

李自成的戏开始后，周谷城向毛泽东说：

“有人讲，洪承畴之投降清朝具有善意，目的是减少汉人的大遭屠杀。”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微笑着说：

“有此一说，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怕还要有些调查研究。”寥寥数语，但入木三分，周谷城暗暗点头。

又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由陈毅代为召开座谈会，被邀参加的有教授、学者、专家等约30余人，座谈会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餐厅举行。大家围着毛泽东而坐。毛泽东谈笑风生，大家也都轻松愉快。

这次，周谷城到会较晚，到时，几乎人都满座了。周谷城远远向毛泽东打过招呼之后，选择靠近人口处墙边的一个位子坐下。毛泽东招手要周谷城移近一点，周谷城移近了几步，又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下。毛泽东仍在招手，在座的复旦教授方令儒对周谷城说：“周先生，主席叫你坐近一点，还是坐近一点吧！”于是，周谷城越过一排排的座位，挤到毛泽东身边坐下。这时，陈毅介绍说：“这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毛泽东说：“老朋友，老朋友。”随即问周谷城：“你仍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说：“还在复旦，身体很好，只是书不



## ●人物春秋

易教好。尤其是解放后，更不易教好。”

毛泽东亲切地说：“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

毛泽东又问：“材料呢？地下的，还是……。”意思是说用过地下考古发掘的材料没有？

周谷城说：“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本找些图片供参考外，很少用其他地下发掘的东西。”

后来方令儒教授每次见到周谷城，便说：“周先生多幸福啊！主席很关怀你的教学，要你慢慢来，别着急，话多么亲切啊！”

### 七、坚持真理

解放初期，我国哲学界关于逻辑方面流行的观点，仍是苏联流行的所谓“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的观点。其代表作就是翻译的苏联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书。

1956年，周谷城响应毛泽东“百家争鸣”的号召，在这年《新建设》2月号上，发表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该文提出了新的见解：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以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为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关系的这种“主从”说，对于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无疑的是一种挑战。因而周谷城这篇文章的发表，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周谷城的文章一发表，毛泽东就注意到了。毛泽东十分欣赏周谷城这篇文章的探索精神和新见解。

1957年2月，毛泽东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人开会，在谈到批评要有说服力时，毛泽东举例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就写得很不错。

1957年春，毛泽东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来到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晚宴时，用专车把周谷城从家里接去。周谷城进到客厅，向在座的各位一一招呼之后，毛泽东手持一本《新建设》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说：“不得了，火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说：“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很好，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毛泽东说：“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说：“我没看见。”

毛泽东说：“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那次周谷城与毛泽东面谈时，毛泽东一再鼓励周谷城说：“不要怕，要积极地写。”

吃饭时，毛泽东很风趣地说：“我请客，周谷城同我坐”。周谷城坐在毛泽东的右手边。

席间，周谷城随便向毛泽东谈了一件往事，说他“在五四运动时，曾同清华大学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主张人类社会不应有单独的知识分子阶级存在。”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噢，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啊！”意思是说周谷城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开会，在谈到哲学界正在讨论的形式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说他“曾告诉周谷城，人大有个王方铭，同他的观点相同。”

1957年4月，周谷城在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1日上午，毛泽东召周谷城到中南海。这次与往常不同，汽车从新华门进，进门后，守卫的还举枪致敬，周谷城受到特殊的礼遇。车行至露天游泳池旁，同毛泽东略谈一会之后，两人又同车回到丰泽园，开始长谈。

毛泽东问周谷城：“北京教育界、学术界有些什么朋友同你谈得来？”

周谷城提出有：“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等教授。”

毛泽东随即命工作人员把这几位召来，然后又把胡绳和人大王方铭也召来了。他们刚一进门，毛泽东即起而一一握手，相与欢谈。

接着，毛泽东以诲人不倦的精神，谈起他的伟大革命实践。

毛泽东首先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们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毛泽东说：

“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我，反而肯定我们是胜利者。”

毛泽东又概括地说：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最后，毛泽东把话锋转到搞科学研究上来说：

“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开始进餐时，毛泽东戏谑地笑着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大家作陪。”毛泽东这样一说，大家更加轻松愉快，畅所欲言了。饭后谈到3点多钟，大家还兴致勃勃，似有许多说不完的话，毛泽东也毫无倦容。周谷城则及时提议说：

“我们今天不能使主席太劳累了。”毛泽东马上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了。”于是，大家相继起而告辞；毛泽东送出大门，一一握别。

## 八、深夜被召

约在1958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曾用自己的专机把周谷城与赵超构、谈家桢三人从上海接到杭州。他们由杭州机场坐汽车到西湖刘庄，毛泽东披着大衣在门口迎接他们，和他们一一握手并戏谑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的睡觉吧？”他们三人同声说：“没有，没有。”

进房后，四个人即围着一张小方桌坐下谈天，

中外古今，无所不谈。直到深夜12时，才在旁边的桌上吃饭；饭后又谈，几乎快天亮了，他们才告辞出门。毛泽东送他们到汽车旁，他们都说：“主席请转！”

毛泽东说：“你们先上车。”

周谷城他们则同声说：“主席不转去，我们怎好上车？”

毛泽东则坚持说：“你们不上车，我就不转去。”

毛泽东这种礼贤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周谷城他们三人在旅馆睡至翌日8时左右，这时，毛泽东又来到旅馆，在门外大声喊话说：“上海的客人不要走，江华同志请你们吃饭。”

周谷城等三人，甚感却之不恭，不如从命，于是起床，准备去参加江华的宴会。赴宴的还有盛华及浙江省的其他几位领导。江华举杯祝酒之后，赵超构忽然也起立举杯，说要借花献佛，言下之意，似乎有作自我批评之势。毛泽东立刻制止说：“不许可，不许可！”毛泽东的真挚的情感，溢于言表。

## 九、“附庸风雅”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了上海。周谷城同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等上海界知名人士，在锦江饭店楼下晋见了毛泽东。周谷城同毛泽东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曹荻秋也在座。毛泽东详细地问到周信芳和沈体兰的年龄。

这天晚上约11点左右，周谷城在家忽然接到报社记者的电话，要周谷城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以欢迎毛泽东。周谷城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对记者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周谷城因推辞不了，便写了一首，题目叫《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涛中。

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见了词，很感兴趣，于3日下午用电话召请周谷城。周谷城于下午3时到达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正在客厅看报。周谷城一进客厅，毛泽东便

起身握手，第一句话便是：“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周谷城说：“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毛泽东说：“恐怕不止一首。”意思是说周谷城也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

周谷城随即转述他昨晚对记者说的那句话：“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谦逊地笑着说：“主席也只那么内行。”

周谷城又说：“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谈到这里，周谷城又向毛泽东转述别人的意见，专就字义说：“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继续以说笑话的方式发表意见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牢骚。牢离同声，骚唆亦同声，唆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周谷城所言，并无什么根据，但毛泽东亦不以荒荒唐，周谷城便又进一步笑着说：“主席叫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很赞同说：“是呀！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又笑着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出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风趣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时间已到6点，他们又转而谈政治。周谷城偶然提到邓演达，毛泽东即问周谷城：“你认识邓？”

周谷城说：“认识！”

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谈到这里，毛泽东和周谷城在一个小桌子上吃晚饭。饭后，周谷城即告辞回家，毛泽东一直送他上汽车后才转身回去。

到了毛泽东。周谷城一进客厅，毛泽东即起身笑着说：“又碰到了。”“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的第一句常用语。这次在座的有陈丕显。周谷城向毛泽东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谈话的范围广极了，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谈到哲学史，毛泽东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

毛泽东又谈到“中国的佛教史没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和周谷城两人的学问都很渊博，兴趣又极广泛，对中外古今文、史、哲学方面都有研究。关于旧体诗，他们谈到了李商隐，周谷城兴趣极浓，忘乎所以，竟把李商隐的一首七言律诗，用湖南腔哼了起来，哼曰：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来卜此生休。

空间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把五、六两句哼了几遍，七、八两句居然哼不出来了。毛泽东知道周谷城一时健忘，便边笑边念了出来：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毛泽东念出后，周谷城又接着哼起来，一时陶醉，如置身桃花源，心旷神怡，超出寻常。但是，周谷城万万没有料到，这次竟成他们两人最后的一次晤谈。从此之后，除在十年浩劫中周谷城听过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外，再没有机会亲聆毛泽东的教益了！

那次，毛泽东的“讲话录音”中提及了周谷城，如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他写下去的。”

1976年9月9日，周谷城惊闻毛泽东与世长辞，十分悲痛，挥泪写下了如下诗句：

“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

抱地呼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

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

且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编辑 朋 鹏）

## 十、最后晤谈

1965年，周谷城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里见

## 不能让他去打铁

1897年，一个秋雨连绵的日子，湘江岸边的一座四合院里，梁启超和谭嗣同、唐才常在批阅着考生的试卷。最近，他们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吸收国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意在培养变革社会的人才，这次是首批招生。

“好！”谭嗣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把一份考卷递给梁启超，说：“任公，你看看这篇文章。”

梁启超见谭嗣同激动得满脸红光，赶紧接过考卷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不觉念出声来：“……吾沈沈以思，举目而观，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者乎其不可得矣……然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

唐才常也凑过头来，问：“这是谁的考卷？”

“邵阳考生蔡艮寅，字松坡。”梁启超翻了翻考生资料，说：“难得！难得！这蔡松坡还只16岁啊！”

蔡松坡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然而，报名注册的最后一天就要过去了，可这第一名的蔡松坡却没来报到，梁启超心里有几分焦急，是没看到录取通知，还是其它原因？

日暮时分，校门口出现了穿着寒酸，一身泥水的一老一少。老的50上下，中等个子，肌肤黑得象镀了一层漆。小的单单瘦瘦，看上去还只十三、四岁，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只有那双不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显得格外有神。

老的有几分胆怯，犹豫着不敢进门；小的牵着老的衣襟，说：“爹，我们进去吧。”

梁启超迎了出来，问：“你们是

梁 蔡

启

超 鐸

师生情

……”

小的迎着梁启超的目光，说：“我叫蔡艮寅，字松坡，这是我爹。”

“什么，你就是蔡松坡？”梁启超满脸惊疑。

也许是儿子的大胆鼓起了父亲的勇气，他语气略带结巴地说：“他是……是叫蔡松坡，又叫蔡艮寅，我是他爹，叫蔡正陵，打铁的。”

梁启超原以为，这个蔡松坡定是家学渊源的书香子弟，没想到是一个铁匠的儿子。

蔡正陵见这位先生脸上的惊疑未退，以为他怀疑自己儿子是冒名顶替，急忙解释道：“先生，他真的是蔡松坡。前年，到县里考秀才时，是我背着他进考场的，因为路远，考试已经收场了，主考官见我儿子骑在我背上，不高兴地说：“子拿父当马，”我儿子随口答道：“父愿子成龙。”主考官见我儿聪明，破例让他补考，考了第一名，中了秀才。”

梁启超见蔡正陵憋红了脸，笑了笑说：“老人家，我相信，请问，你是带他来报名吧。”

蔡正陵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说：“我……我是带他来辞别的。”

“为什么？”

“我一个穷打铁的，屋里老老少少一家子，挣了上顿没下顿，想叫他跟我学打铁，挣一个算一个，还省了学费钱。”

梁启超更吃惊了，说：“老人家，你儿子的文章写得蛮好，不仅学问深，而且很有见识，且胸怀大志，将来是有大出息的，若让他辍学打铁，他的志向，他的学问就埋没了，千万不能让他去打铁呀！”

杨  
辉  
周

蔡正陵为难了，谁不想让儿子读书，有出息呢？可家里穷呀！

梁启超看出了蔡正陵的为难，想了想说：“老人家，这样吧，他的学费我们免了，要得么？”

蔡正陵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把将儿子拉到梁启超面前，说：“松坡，快给先生磕头，谢谢先生”

## 老师，你在哪里

蔡松坡在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以前只知道孔子、孟子，现在却知道了，还有穆罕默德、马丁·路德、李维、孝德天皇……除了《四书》、《五经》，还有哲学、经济学、军事学、教育学……他象条小溪流进了大江，顿觉天高地阔了。他没日没夜地钻进书里，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古脑儿吞进肚里。

更叫他兴奋的是碰上了这些好老师，谭嗣同、唐才常，不仅学识渊博，为人也是这么豪爽，一腔正气，是书生，却没书生的儒气。

更叫他钦佩不已的是梁启超。他从其他老师的嘴里，知道了梁启超的身世。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家里薄有田产。他父亲一辈子追求功名，埋头寒窗，每届必考，直考到须发斑白，连秀才也没考中。

梁启超却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890年，在北京参加会试，眼看要名登龙虎榜了，见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义愤填膺，与康有为一道，发动18省12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没被采纳。他毅然抛弃了可为自己带来荣华富贵的科场，南下上海主笔《时务报》，为维新呐喊。这次，他又来湖南创办时务学堂，为变法培养人才。

这位老师还只25岁，比自己只多吃了9年饭，却这么知识渊博，这么胸怀大志！

蔡松坡除了读老师规定的教材，还常常借老师自己写的文章来读，梁启超那篇激情飞扬的《少年中国说》，他每读一遍，都觉得热血沸腾。

和这样的老师在一起，能学到知识，还能学到品德，真愿意永远和这样的老师在一起。

然而，梁启超却要走了。

第二年春天，康有为从北京来信，召梁启超火速进京，一起进行变法维新。

六月，光绪帝又下了诏书，召谭嗣同进京，参与维新变法。光绪帝已采纳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建

议，决定推行新政了。

不久，唐才常又应谭嗣同的邀请，去北京赞襄政务。

老师们一个个走了，蔡松坡既为良师的别离而惋惜，又为变法维新而激动。自己只有发愤读书，将来好和老师们一道，为变革社会而效劳。

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是极力倡导新政的，光绪帝颁发的各项新政，他坚决执行。长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蔡松坡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中国有救了！而变法救国的主要人物，又是自己最尊敬的老

师！

又是秋天了，蔡松坡一觉醒来，只见窗外落叶纷飞，刮进来的风，已有几丝寒意。他正要起床，猛听见校外一阵喧哗。

他赶紧爬起来，走到校门，只见一队官兵正在砸“时务学堂”的校牌。一个领头模样的人呵叱道：“你们听着，奉上峰钧旨，你们学校从即日起解散。”

蔡松坡抑着怒火，大声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学校是乱臣贼子梁启超、谭嗣同他们办的，蛊惑人心，罪大恶极！”

蔡松坡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口，问道：“请问，梁先生和谭先生怎样了？”

“怎样了？朝廷正在捉拿，哼！”

官兵们扬长而去，师生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个象失了娘的孩子。有人提议：“去抚台衙门，找陈宝箴抚台大人，他是支持我们这所学校的。”

有人说：“找他也没用了，他也被慈禧太后革职了。”

蔡松坡知道，北京出事了，变法失败了，老师梁启超、谭嗣同他们怎样了？

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慈禧太后杀了，梁启超和康有为逃到了日本。

梁启超临去北京时，曾谆谆教导他：“松坡，发愤读书吧，一个民族没有知识，会受外族的欺侮；一个人没有知识，就干不成大事。”

蔡松坡把变法失败的愤慨，失去良师的痛苦埋在心底，更发奋地读书。这年冬天，他考上了湖南最有名的学府——两湖书院。

然而，正当他整理行装，准备去就读时，书院派人通知他，他的名字被删掉了。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大声问。

书院的人不无遗憾地告诉他，因为他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是梁启超的弟子，奉命不予录取。

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时，湖南招考公费留日的学生，蔡松坡又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然而，他的名字又被删了下来，原因还是那一个，他曾是梁启超的学生。

正在他求学无门，进退无路的时候，他收到了梁启超从日本发来的信。他迅速启开了信封：

“松坡贤契如晤：

变法维新，终因慈禧施威而惨败，嗣同兄等六君子舍身成仁。愚师避难远涉东洋，虽罹祸难，变法图强之志不减，在这里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用手中拙笔，为中华之变革与振兴而鼓而呼。

贵同乡魏源前辈曾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地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你是有志者，速来日本，吾跟你交涉学校，才常兄亦邀你前来，并为你汇来旅费。

余不尽言，早来为盼。顺致

学安！

愚师梁启超

一八九八年腊月十六。”

蔡松坡读罢信，只觉得眼眶发潮，老师远在东洋避难，却没忘记自己这个弟子。

十几天后，唐才常汇寄的旅费也到了，蔡松坡即告别家乡亲人，登上了赴日本的轮船。

### 松坡，你太瘦弱呀

师生劫后重逢；又是在异国他乡，几番唏嘘，几番感叹。

蔡松坡发觉，老师虽经罹难，死里逃生，可锐气仍然不减。

梁启超发觉，蔡松坡比一年前，少了几分天真，却增了几分刚毅和沉稳。社会真是磨炼人啊！

梁启超白天为自己主办的报纸撰文编稿，晚上帮蔡松坡补习日文和普通科学。九个月后，蔡松坡考取了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

第二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常年辗转奔波于新加坡、香港、日本联合力量反清的唐才常决定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蔡松坡见国难当头，再也无心读书，随唐才常回国参加武装起义。

可起义失败了，唐才常英勇献身。蔡松坡因外出联络，侥幸免难。他又回到了日本。

下了轮船，蔡松坡直奔梁启超的寓所。

唐才常起义失败，壮烈牺牲的消息，梁启超早已听到，师生泪眼相对。良久，蔡松坡从悲痛中抬起头来，说：“老师，通过这次武装起义，我进一步明白了，中国要强盛，只有推翻满清皇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要推翻满清，则要有骁勇善战的军队，要有能征善战的将帅。老师，我不想学文了，想学武。老师，请您介绍我去军校读书吧。”

对蔡松坡的话，梁启超只有一半赞成。他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寄希望于开明皇帝。但他知道面前这个学生的性格，他下了决心的事，是九头牛也拉不转的，再说，只有强兵，才能富国，在这点上，他与蔡松坡的心是相通的。

梁启超抬起眼睛，久久地打量着蔡松坡，学生已经长大了，成了个男子汉了，可他这清秀、英俊的长相，单瘦的身材，分明是个舞文弄墨的书生！自己是打算把他培养成治国文才的，可他却尚武了。他那瘦长的手指，能挥动刀枪么？他这弱不禁风的身胚，能驰骋疆场，带兵打仗么？梁启超沉吟良久，不无担心地说：“松坡，你太瘦弱呀！”

“老师，请放心吧，我虽然瘦弱，也许通过军校训练，会变得强健了；就是强健不了，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就是死在马鞍上，我也在所不辞！老师，为了坚定我弃文就武的决心，我打算改名，把良寅改为锔，锔虽尖小，却能刺破厚实和坚硬。”

学生的志向是可嘉的，做为师长，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要求学生按照自己指定的方向走。梁启超立即找熟人、托朋友，让蔡锔进了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

梁启超清楚士官学校的校规、军纪、训练都是很严格的，蔡锔这个瘦弱书生受得了么？

### 老师，这一天不会远的

梁启超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蔡锔刚进士官学校，很多人看不起他，有人讥他为“东亚病夫”，一些华人同学，也笑他学武是自不量力。

士官学校离梁启超的寓所，有十来里路程，可蔡锔隔三间五要去看望一次老师，讲讲自己的学习体会，师生俩促膝谈心。

有一次，蔡锔是扎着绷带去的。那几天，他们学的是骑兵术科教程，从连排的集团冲锋，到师团的集团冲锋，蔡锔偏偏又挑了一匹烈马。这烈马也欺负主人的瘦弱，刚冲出几十米远，突然竖起前蹄